

凡五冊此其三



韓子迂評卷之九



何休



內儲說上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七術

見後卷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衆端

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

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

反事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一參觀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臣擁

江乙各本多作江乙按此本下作乙同上一例

塞其說。在侏儒之夢見竈。哀公之稱莫衆而迷。故齊人見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其患在豎牛之餓叔孫。而江乙之說荆俗也。嗣公欲治不知。故使有敵。是以明主推積鐵之類。而察一市之患。

二必罰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與子產之教游吉也。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



官名

刑弃灰。將行去樂池。而公孫鞅重輕罪。是以麗水之金不守。而積澤之火不救。成歡以太仁弱齊國。卜皮以慈惠亡魏王。管仲知之。故斷死人。嗣公知之。故買胥靡。

三賞譽。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其說在文子稱谷獸鹿。故越王焚宮室。而吳起倚車轅。李悝斷訟以射。宋崇門以毀死。勾踐知之。故式怒鼃。昭侯知之。故藏弊袴。厚賞

之使人為賁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

四一聽一聽則愚。智不分。責下則人臣不參其說。在索鄭與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沓為嘗試。故公子汜議割河東。而應侯謀弛上黨。五詭使數見。久待而不任姦。則鹿散。使人問他則不鬻。私是以龐敬還公大夫。而戴謹詔視輻車。周王下玉簪。尚大宰論牛矢。

六挾智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故必審南門而三鄉得。周王索曲杖。而群臣懼。卜皮事廢。子西門豹俱遺轄。

七倒言倒言反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故陽山謾穆豎。淖齒為秦使。齊人欲為亂。子之以白馬。子產離訟者。嗣公過關市。

右經

各段隱括含涵先陳事理。後貫事實。簡約可誦。以後班固賈逵傳教遂為連珠體。則濫觴矣。

凡九事

傳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王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之。對曰夫日。無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無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

見人王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執。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

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日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
 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
 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
 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
 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
 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姦臣設事以愚其君如趙高李是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
 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



王立之焉有問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

齊荆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

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

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王

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

以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

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荆

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爲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爲可者半，以爲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爲可，是王亡半也。劫王者固亡其半者也。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爲左氏叙事不及



爾請之矣。使爾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

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言壬固已數見於

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

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

而欲殺之。叔孫爲丙鑄鍾，鍾成，丙不敢擊，使豎

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爲請，又欺之曰：「吾爲爾請

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

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爲

謝叔孫。叔孫使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死。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保。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內。聞



王之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

有之乎。王曰。有之。然則君白公之亂。得無危乎。

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

壅已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

曰。以是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

夫不使賤議貴。下偏上。而必待勢重之鈞也。而

後敢相議。則是益樹壅塞之臣也。嗣君之壅。乃

下偏上各本作
下必坐上似足
此段下偏上非
正復

殆。

此是托喻

夫矢來有鄉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

鐵室以盡備之。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

不傷此以盡敵之無姦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

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

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

語意頓挫跌宕傷感



而成虎。今邯鄲之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

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傳二 凡十 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

深峭如牆。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

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

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入此者乎。

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大息曰。吾能治矣。使吾

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十一事皆言誅罰必而人不犯

之也字之為
令心
何為不治之也。

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而僅能尅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聖人之世何以有此

聖世立法。不宜有此。然記曰。殷人先罰而後賞。及考尚書。殷政大抵尚嚴。斥。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

重發明

無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離所惡。此治之道也。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弃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弃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

官名

以車百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

能者。以為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



言威利足以使人

去。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而利足以勸之。

故能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

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是謂以刑去刑也。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也。不必得也。故今有於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不止。知必死。雖予之天下。不為也。

罰必

厚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何本原令未
下編廷評案
本改正是也

太仁不可
以為國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



於內。此亡國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亦何如焉。

太慈足以
取亡

對曰。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

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

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

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

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

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

誅必



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不取具地也

傳三 凡十 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夫

以後十數事皆言賞信而人自奮功 賞罰之為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君如臣者。猶獸鹿也。唯薦草而就。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

小有所忍。則大有所得。忍于焚。

宮則有伐。吳之利忍。

于捐財則。有攻亭之。奮皆不情。

之為也。

此商君徙木之法。

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兵。

降北或作北降非正。本以宗元本也。



商君徙木之令亦然。

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

以射決訟。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

好名之人亦可以賞勸

親。舉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

况君上之於民乎

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



式怒鼃以鼓氣

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

之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

以勸人矣。一曰。越王句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

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

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

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

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水也。

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火也。臨戰而使

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子之所知也吾聞明主之愛一噸一笑噸有為噸而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噸笑哉袴之與噸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予也。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



而婦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亡其所惡皆為孟賁。

傳四 凡五事通言應 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

應對適中
穢故服

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鄭公子謂鄭君曰此其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

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
棕核之則無真竽矣

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曰韓昭侯曰。吹竽者衆。

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

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不則恐惡於趙。乃

令趙紹韓。皆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內則知

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
巧于候伺

三國兵至。韓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



欲割河東而講。何如。對曰。夫割河東。大費也。免

章法其簡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

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亦悔。不

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

固且去矣。吾特以三城送之。不講。三國也。入韓。

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曰。不獻三城也。臣故

曰。王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爲我悔也。寧亡三

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

公子汜善
諫韓侯能
擇三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

梁鄭。所以未王者。趙未服也。弛上黨。在一而已。

廢上黨。弃一郡而已。以臨東陽。則邲戰口中虱也。以守上黨之兵。

臨東陽。則邲戰危如口中之虱。王拱而天下後者。以兵中之。然

上黨之安樂。其處甚劇。臣恐弛之而不聽。奈何。

應侯善諫。秦王能擇言。

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弛之。恐王不聽。王曰。必弛易之。謂移易其

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傳五凡四事。龐敬縣令也。遣市者行。而召公大夫。公大夫亦遣為市。



而還之。立以間。無以召之。卒遣行市者。以為令。

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效。大夫雖告以不命。返亦不

四事皆用伺察。以得人之情。

信故不敢為姦。

戴驩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

李史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

有奉筥而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筥。遣伺輜車。實伺

奉筥本令伺奉。筥彼當易其辭。

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

人求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知吏之不
事事也。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
而得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
市。對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
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誠使者。
無敢告人。吾所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
門之外。何多牛屎。市吏甚恠。太宰知之疾也。乃

悚懼其所也。

傳六

凡五事

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

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

不

誠否他本或到作不誠非也宋本誠誤作割尤誤不可从

五事亦皆伺察以得

人之情

韓昭侯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
對曰。無所見也。昭侯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南門之外。
有黃犢食苗道左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
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

悚懼何本原
悚恐遂評改

有令而吏不以爲事。牛馬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三鄉舉而上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非。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其所。



以君爲神明

卜皮爲縣令。其御吏汙穢而有愛妾。卜皮乃使

少庶子佯愛之。以知御吏陰情

西門豹爲濮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

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傳七

凡六事

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僞謗

以後六事
皆用術之類

僞謗之必忿而言王之疑已也。
穆堅以知之。淖齒聞齊文王之惡已也。及矯爲

使必以情生口

秦使以知之。齊人有欲爲亂者。恐王知之。因詐

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

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

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知左右之誠信不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

以告而知之。

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

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



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

以嗣公為明察

儲說雖于聖人之道不相中。然賞信可以鼓

氣。罰必可以禁邪。巧伺可以得人之情。纖言

可以悟主。取其術而不取其心。用之亦可以

助政

九卷終

四

韓子迂評卷之十

何休校

內儲說下

六微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
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
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一權借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
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

朱錫原校本
古云懷尉何
本字本作刷
誤

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
又語而左右鬻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
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二利異。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
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
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
妻禱祝也。故戴歆議子弟。而三桓劫昭公。公叔
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



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
遺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三似類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
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

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死。鄭袖言
惡臭而新人剗。費無忌教郤宛而令尹誅。陳需

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廕而中山罪。殺老儒
而濟陽賞也。

此段一句
一事如連
環綴玉每
句用一而
字如錢之
有貫非此
法則事實
不能成串
也兩漢六
朝多用此

四有反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
察之。是以明王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
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貴
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執馭茅。而僖侯譙其次。
文公髮燒炙。而穰侯請立帝。

五參疑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
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
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

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侯果遇罪。田
常闕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狐
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六廢置敵之所務。在遙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
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
去仲尼。而于象沮其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
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長弘死。用雞豎
而鄒桀盡。

四

七廟攻

總前二事

參疑廢置之事。明王絕之於內而

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

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

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

令。蒞

右經

傳一

凡五事皆言姦臣勢重而危國

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

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



解老

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

託之於魚。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

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

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為威。故曰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父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刷

則左右重。父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况於吏

勢乎。

亦前章老子利器不可示人之意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王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州侯相荆。貴而王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

早端

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

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

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

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

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

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

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

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

姦臣比周而家上

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柰何？曰：取五牲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曰：浴以蘭湯。

傳二凡十一事皆言人臣挾外交以自重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

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鄰，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

重

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

擅其制。魯三桓詳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

三桓為一故昭公奔

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

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

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

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

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二事皆藉外兵以自重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



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烈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

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

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傳三

有關文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

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刑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

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

長者。刑跪走退。及夷射去。刑跪因捐水郎門甍

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

刑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

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偽令人矯

何本原任餘
歷此迂評策
本改隸非也
老仍立作歷

刑跪假手
而害中大

夫濟陽君
假手而殺

二人司馬
喜假手而

誅李辛怨
不在大知

幾宜早

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

何氏本此下
佚失茲氏本
從宋本校補
迂評初刊
何本故以下
闕後重刊補
余因抄補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為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女固言

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者因掄刀而劓美人。曰：魏王遺荆王美人，荆王甚說之。夫人鄭袖知王說愛之也，亦說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為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說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為妬也，因謂新人曰：

王甚說子然愛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
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
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
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
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從命御
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荆令尹之近者也卻宛新事令尹令尹
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為

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為具於卻宛之家無
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
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為之令尹往而大驚曰
此何也無極曰尹亟去之事殆未可知也令尹大
怒舉兵而誅卻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
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

之者乃為請於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一作王以為賤公子也乃誅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与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為其不善君也故為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

以為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開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傳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荆王而令荆攻魏荆攻魏陳需因請為魏王行解之因以荆勢相魏也

韓昭侯之時秦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

果竊黍種而糶之者甚多

昭奚恤之時用荆也有燒倉廩窮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取茅者而問之果燒者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謂之曰若何為置生肝于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日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為置礫湯中對曰

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文公之時

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有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之

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為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

拜請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

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本而貫鬻而不見髮

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

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

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

公觴客少庶子進災而髮繞之平公輒趣殺炮
人母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
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斷是
臣之一死也桑炭災之肉紅而白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
災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災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
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強穰侯欲立秦為帝而齊不聽
因請立齊為東帝而不能成也

傳五晉獻公之時驪姬貴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
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
為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為後
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而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
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于君君死

遂以東周叛分為兩國

楚成王商臣為太子既又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謂其傅潘崇曰奈何其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芊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行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于是乃起宿宮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膳而死

能行字應以原素能為之諸侯字

不許遂自殺

韓廐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廐於朝韓廐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廐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戴

戴驩為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

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乃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傳六 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旁，令之間紂

間紂各本作諫或一本作間是也迂評之

而亂其心

荆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荆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群臣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荆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厚之，荆以為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

以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熒其意哀公新
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公曰
乃令黎且以女樂二八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
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
可乎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
史舉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
小不事家以苛刻聞於天下茂事之順焉惠

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
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不可何也干
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止越所以
然者越亂而秦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忘之
秦不亦太亟忘乎王曰然則為之柰何干象對曰
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
幸長為貴卿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
朝且利以亂秦矣

共立一作
公子赫

一本作欲伐虞號此
所以無號字也

吳攻荆子胥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
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
期也吳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欲伐虞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
女樂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美弘也乃為美弘書謂叔向曰子
為我謂晉君所与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
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美弘

原刊

為賣周也乃誅美弘而殺之

以上八頁吳劍華道人手抄補入原刊闕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

無倫故被
襲有倫故
計不行

敢之士盡舉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為官爵

與當作舉今

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

之以雞粢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

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

鄭全序列于秦侏儒之末宋本也

人臣外交為重因以為間

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傳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君伺察以得臣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也。

十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一

何忝校

外儲說左上

凡六節並連類比物隲括成文其詳在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

宋本亦明君迂評用之他本或作明在非

約攝精簡
此畫工縮
地法

一句為一
義如織珠
細玉串成
八寶

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為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誦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



也不可

收拾成
片

三夫挾相為則責望。自為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課取庸作者進矣。爨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

堯聖名

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

晉文公

社或本為作

力也。築社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

何本原休車
軛迂評以宋
本改元非仍
正復

寫中象滿成
趙本各本均
作為仍非今
校正作象

得車軛也。衛人佐戈也。卜子妻寫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所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

尤精約



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

中章胥已叔向

叔向

託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谷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情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

韻會周曲

也

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主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

授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

不責誠而以躬親泣下。且為下走。睡卧與夫揜。

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

僂。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



表信或云表尊信

厲王上各本有尊字由楚過也此本去之非

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

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

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厲王擊警鼓。與李。

悝謾兩和也。

右經

傳一

凡五事皆言學士善辯而無實用

宓子賤治單父。有宓見。

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

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宓曰。昔者舜鼓五。

為吏者法

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嫁女喻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



鬻珠喻亦美其文而遺其質也

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賣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巧而無用之喻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又於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為。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

四字

叙事斬斷

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

勸力之歌過者不顧

用力深也

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矣。何也。

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

入堅

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傳二

凡十一事皆言虛詞無實用

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

棘刺刻削
喻學者辯
雖微妙無
實用

之端為母猴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
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
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
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
今臣冶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
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
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
衛人有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燕王說之。養之



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為棘刺之母猴。客
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
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
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
冶者。謂燕王曰。臣為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
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王
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
曰。客為棘刺之端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

各本不容削
鋒下有難治
刺之端七字
按是注語之
入正文也此
之是

之舍取之。因逃

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射喻虛談 則易試之 則難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

中

為巧或作為 功

敬言語

也。有常儀的。則羿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卷其行下宋 本有而不入閨 四字實衍文也 顧王決校乃欲 復補之謬崇 元之是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

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畫筴喻

客有為周君畫筴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筴者同狀。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

言不明也。

赤黑色

厚

蓋可照視而不可陳，况如今皮，燈，髹赤黑漆，色。

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筴同。

言終歸無用。

畫鬼魅喻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

堅瓠喻務
光十隨鮑
焦黑濯之
類

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屋喻
橈或休橈

虞慶為屋。謂匠人曰。屋大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夫濡塗重而生椽橈。以橈椽任

厚

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為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為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橈。塗濡則重。以橈任重。今雖成。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弓喻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

乃得他本或作焉

三日或作音

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乃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日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總上兩喻作斷案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不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

厚

愈多愈繁
愈重複愈
有味愈不
厭妙在曲
折

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

嬰兒喻

戴然至日晚必歸饗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
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
義而不能正國者。皆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
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
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秦強之字
重刊何本補

傳三凡十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

父子喻相
為則相怨

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
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已。



傭工喻自
為則相和

也。夫賈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
求易錢也。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
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

二喻貼人
情切事理
此人全不
迂闊

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
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
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
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

三段為一章

三事皆借名興師

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為民誅之。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



楚伏宋本作服按古通

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伏。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起吮疽而毋泣者以本心少思故也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毋立泣。人問曰。將軍於君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先王之賦
領鍾鼎之
銘皆此類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此與左氏
少異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蓆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

何本宗本同
此擣他本或
為作擣

意不欲寡人反國邪。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蓆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僞。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况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擣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乙子他本或作卜子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為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服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

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襪麾之。鳥驚而

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為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効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則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



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厚

愚而好信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傳四

凡五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

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脩。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

終无已也
他本終或作
絕

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之半。

鏹是或一系
鏹誤也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鏹矣。

厚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

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

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

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

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

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

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

言貴虛名
而忘實用
者可亡也

複句

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豐句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

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傳五凡八事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

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

衣紫。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柰何。

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

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教之然



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

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

王患紫貴。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

今王欲民無紫衣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

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即中莫

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

不完。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
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
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
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
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
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
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
反。三年不變。民無肌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
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
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
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
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
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
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

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

必躬必親之病

字

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經曰夫不明分而以躬親。下且為齊景公之下走。魏昭王之睡卧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

斷案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

孟園水園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

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貴。君

斷案

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

下令爲百姓服度以禁之。乃斷纓出以示民。是

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

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

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

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

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

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傳六

凡八事皆論信

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

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

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
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
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
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
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
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柰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
信名。信名則群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息。信
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
遠者歸之。

二事皆不
失信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
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魏文侯
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
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

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
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
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
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
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
教也。遂烹彘。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



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
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
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謹警口教之然。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

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
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
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
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

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偽關市。關市呵難之。

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又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予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

為明察。

右傳

十一卷終

韓子迂評卷之十三

何休校

外儲說左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踰危逃子臯。以功受賞。

宋本逃作坐由生字也

臣不德君。翟璜操右契而乘軒。襄王不知。故昭

卯五乘而履屨。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

比類整飭可誦

二恃勢而不恃信。故東郭牙議管仲。恃術而不

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

駁行是也本或作駁誤

必罰以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簡王之相陽虎。哀公問一足。

缺文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

總後數事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譽所罪。毀所賞。雖

堯不治。夫為門而不入。委利而不使進。亂之所

以產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

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犀不用玉璧。西門豹請



復治。鄴足以知之。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跖危子

榮衣。子綽左右畫去蟻。驅蠅。安得無桓公之憂

索官。與宣王之患。驪馬也。

勸賞或作觀賞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

則臣下侵偏。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而出入之容變。陽虎

之言見其臣也。而簡王之應人臣也。失主術。朋

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

何本原缺人臣字字近評亦從而空白非

東山... 卷之三

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趙武之賢。解狐之公。而簡王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子產忠諫。子國譙怒。梁車用法而成侯收璽。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

右經

一傳一事。凡五。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踰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



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踰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

名危

子臯問踰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踰子

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踰危曰。吾斷足也。固我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

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

二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牟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三秦韓攻魏。昭夕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卯曰。伯

薄賞

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躋。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

也。躋

四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

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五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與中牟徐子角力。不宕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

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

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

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

室周為襄王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

力而不勝。周言於王曰。王之所以使臣騎乘者。

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一傳二 凡五事論人君用人 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群臣曰。寡

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

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

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

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

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

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



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二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知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王者不恃其不我畔也



恃吾不可畔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此邪臣觀望之言

三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

馭得其道
祖詐作使

而試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務守之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也

四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

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而一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他本作夔一而足矣

傳三

凡七事雜記人君好士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鞞係解。



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二

此條宋本在文王伐崇之上。按文王在前。迂評此節不從。宋本是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三季孫好士。終身莊。宮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

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

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四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

服與坐者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

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

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

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

趙本云冬下五條不着經文案經文子產忠諫子國譙怒並注云云本缺則經文尚不无遺漏歎



與居。在所與謀也。

五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

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

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

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

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

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

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

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六簡王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

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履以

履之。履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

履又當美衣又當美不妨義之本也。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

七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

可不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

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



地。今西伯昌人臣也。脩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

患。其必昌乎。夫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必誅

也。且王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

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八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絕似家語只氣

匡倩對曰。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

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

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

此段似春秋時文

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卑敬。

傳四凡七事雜論 鉅者齊之居士，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二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也。

斂字亦作

豹言可為

懷惟如

是此良吏

之所為泣

也

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

遂不受。不受豺所納之璽也

戲皆不忘其本

三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

父之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

戲語

戲語

不失袴。刑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四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

逐臭人慕富貴

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五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



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六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

周市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七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

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

鈕按此冬字非冬
夏之冬也古終字
省文也言刑足者无
用膝袴故終不失袴
也注大謬

趙云此條雜見
非任文所叙

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

墾草仞邑。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

三軍既陣。成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

以為大司馬。犯顏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

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傳五凡十事皆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

長荆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室無衣帛之妾。居不

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

直諫他本或作極諫

各本作晉元衣帛之妾音由室字移成也此本示知正誤



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

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

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

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

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

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旗

車。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

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

獻伯之儉可以勸民何必以法繩之也

車或一乘章

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
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
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繫
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誅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
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
國之上。臣尊矣。然而臣踈。乃立為仲父。孔子聞
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



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
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

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

偪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王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

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

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二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

虎所樹者魯三人齊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

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

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夫樹橘柚者食之則

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

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

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

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



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

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

十六人及武死舍就賓位其無私德者此

平公問叔向曰群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

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

舉士也數十人皆令得其意稱叔向而公家甚

賴之及武子之主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

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奉釋已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

此條不見徑
疑即南面者
未鄭余能居事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日暮。安暇語汝。



傳六

四事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

者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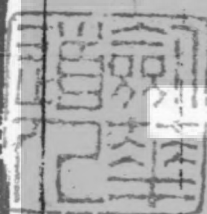
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姊宋作姊

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十一

卷終

